

梅花草堂集

明張大復著

第四冊

進步書局校印

梅花草堂集卷之十二

明吳郡張大復著

筆談

王於潛

王於潛見其二子。清發可喜。因念昔年於潛病甚。幾欲無生。又明年生子。遂連絡而至。人爭竒之。蚤見頭角。又復如是耶。真才不偶於吾鄉。無先於潛者。况復世德。肯終沒沒哉。丙午冬夜。偶謁南昌王先生。先生曰。今日餞秋榜新郎。座上無金伯闇。意殊不愜。頃退衙。聞於潛得子。又是一喜也。

潘叔獻

潘叔獻讀書荅南山中。經歲不踏城市。雖所欲造。低回輒止。選刻義杓宗馮黃二氏而訂以己見。謂此道不妨門入。吾觀少室棒師。常以門頭引人。要須打出門。何疑於作義耶。沈丹衷曰。叔獻藏春秋榜錄。殆將充棟。自洪武辛丑以後。未有脫者。斯亦竒觀矣。三十年前。故嘗萃吾之力為此藏。可二百餘本。在棲雲僧舍之東軒。頗自矜秘。卒成灰燼。至今猶自恨恨。意必有物妬之。不意荅中乃有叔獻。然則吾曩者故慢藏。

為祝融氏所窺耶。

曹幼安

某與曹幼安周旋甚久。故在疎密間。久之彌進。幼安雅不欲先人。其言呐呐如不出諸其口。要於款會。無不了了。某嘗欲以君子之交淡。吉人之辭寡。相與。昨見某面瘦。其容戚然。雖復久語。神終不怡。既別。便使齋訊。不交書。又數日。使使告某所欲聞。曰。念瘦之甚。不應以此營念也。

產正溷人

張治生卜居千秋巷。席之宅青雲坊。相距不數武。得友七人。故名其社曰青雲里。治生序之曰。興會所到。駭電奔濤。沉寂以思。枯髯吹骨。慮無不並。茂苑之鑣。奪雲間之席。讀其文可信。先是治生居南城里。曰雙桂。劉元美在焉。元美城居獨行。不欲以名自達於官長。治生曰。吾故在夷惠間。猶能以朝夕之需膏元美。農部馬仲良為某小立產。歲且入。佃者載以逃。不無怏怏。吾始知產甚溷人。予曰。某故有田。不下十頃。窘則割之不遺錐。而數椽魯靈如故。夫先人之廬與田。何擇焉。政為有力者不得負之。而趨治生笑曰。有是哉。

交情

周自淑曹惺倪一見張席之爭問王先生理常州何所不足曰政欲攻其短有美吾信之不須言王先生嘗語予此二人者決定無疑果然果然大江以南無此交情矣嗟夫

衛元

歌者衛元名冠部籍賓王求歡不可乃曲謀於媼得之而媼者年四十矣定情後媼以蓮請贈賓王中韻云三千猶是空羣色四十難言不動心一座絕倒賓王形體頗索好偎紅促坐人或笑之輒云誠為兼葭定倚玉樹

去江城

去江城不五里水淺舟膠方旁皇岐路間適有巨舩當洲伏淤不動遂依古岬而宿枯葦拂拂時與孤雁相聞暗想仲蔚當年故有苦竹點綴安所引流水環之也濁醪數酌亦自頽然

五里亭

舟膠五里亭意況甚惡念江上諸賢頗更夜行曉起之概十年足力頓可無餘馬頭

殘月亦復低眉笑人。

顧山

顧山茶花已經十年夢想。今日詣二黃。終不能至。誣於足也。黃介子云。相傳花蔭七楹樓。許則賤敗必淨盡。乃旁挺小幹。漸盛如初。距其始三易幹矣。今之花杪已及岑樓。昭明手植可信。當是三百餘年作一小刻也。山多花下。好栽牡丹芍藥。石若杜鵑。而芍藥之奇。於諸花稱最勝品。可三十許。菊品二百。春秋爛然。自二黃結社於此。花品爭奇。庵僧多知佛法。

大河

舟自大河掛帆而東。望拂水野烟縷縷橫逗林際。若續若斷。吾谷丹楓都作沉紺色。蕭蕭蔽空而下。寒江簑笠之想殊不減吾家志和。但見性未能脫落如所云。日與諸君往來其間耳。夜扣受之不值。書以貽之。

長至

舟還江上有操豚蹄而祝者。始知為長至夜。比入城市寂然。念老且困。不復以節序為限。曩時追逐之歡。流落何許。朝來坐草堂。二孫擁膝而立。楚楚如常。自辰抵暮。絕

無復聲相訪。嗟乎。聖人明四序之節以休民。吾猶及長至之賀與獻歲等。今亡矣夫。

萬先生恭

少司馬萬肅卿先生恭。有錢穀屯田二議。其略曰。鑛期開發。諸有鎔販官。可勿問。錢期流通。雖轉易無禁。屯田期於開種。邊帥兵商。惟力開墾。永不報科。淺識之夫。所謀毫毛。所見眉睫。少屬遺漏。爭言不利。不知捨之以為取。而失之以為得。何者。鑛開則毋無窮。錢通則子無窮。屯田行則邊有餘粟。可緩輸將。人自為守。無煩保聚。此視渺見所得。多寡大小。竟何如哉。鄧文潔見而稱之。謂為石畫。嗟乎。何論萬先生濶大之才。可與任事。山中相業。即文潔亦自見其一二矣。惜乎華亭既去位。不及聞此議也。先是萬先生試童子科。華亭異之。已官南曹。有擬先生學憲者。華亭適在政府。言曰。萬君衡士固當。何如衡吏。遂自驗封。擢即考功。後理戎政。偶以微疾卧邸第。忌者螫之。世廟怒不測。賴華亭力救免歸。嗟乎。賢士大夫。得行其志。用保其身。豈不以相臣哉。先生之在南曹也。壽王觀過龍江府部。迎之大璫肆橫。以朝妃相恐。無能對。先生不謀而對曰。禮無朝后。何言妃。璫默然。倭寇留都。倉皇閉諸門。男女數萬人。號頓城下。先生曰。奈何。先棄吾民。悉納之。蓋華亭之保持先生。終始無間。其有所信之矣。

漕河

王先生汶上志頗留心漕事。卓有定算。而所言不出一方。似未盡所欲吐。但云開漕要害。總在戴村壩。某嘗按志求之。亦畧有會而未暢。今日讀萬司馬治河筌蹄。蓋抵掌可述。云漕自茶城抵臨清。曰開漕。自清河抵茶城。曰河漕。自瓜儀抵清河。曰湖漕。開漕資汶水一縷西注耳。汶性本東入海。如會洸并山東諸泉勢。溢則東衝坎河。如瀉萬曰。資汶而汶東可乎。乃取石攤坎河口為水平。溢則縱之使東。平則西注漕。而開漕利。河水溢往往開支河殺之。萬曰。支肥則幹瘠。何利於漕。此其要在堤。乃大堤徐邳。延袤三百七十里。布夫守之。於是支河幹愈深。水行地中。而漕河利。高寶諸湖。夏秋泛溢。至高城數尺。萬曰。此其要在開。乃尋陳平江故跡。建平水閘二十處。板湖脹則開口縱之。饑則閘底蓄之。又於瓜儀各建一閘。湖大脹則痛泄之。而湖漕利。三漕底績。河勢歷然。其云開漕資汶水一縷西注。又云資汶而汶東可乎。此信要在壩。村可一言盡矣。記以問王先生。不識更有說否。司馬公又言。河發有候。請改期早免。令漕船無與河怒值。此又以時運河。斷斷不可易矣。

慶符令嵇先生錕。清強有守。初試如皋。以鹽使者牒掣鹽儀真故事。掣者至。燕飲月餘。篋肥乃去。則藉手報使者。先生往返纔六日。徒手歸報。御史面譽之心。啣之矣。遂改知安鄉。人或尤之。先生曰。吾少貧。吾母以縫紉衣衣我。挾策詣塾。綫溪新故屬也。後婚當親迎。念所著履故敝。假他鮮履著之。吾父見讓曰。若恥履敝。吾恥恥敝履者。遽解去。躡故履往。吾失歡上官。以歸。故履尚在也。嗟乎。世固有為令抗御史者。自遂其性為務。至有上官所不能堪。直名高耳。嵇先生不易其志。抗御史以所不言。人莫聞知。故足重也。後補慶符。年五十七。詭引年律以老。陶會稽曰。先生嘗云。今威威所事也。監司部刺史。持法詞刺以威我。故威吾所威者。五達之市。三戶之校。心評口訾。其為監司部刺史多乎哉。令謹事吾民。不勝事也。其曷敢不威。予讀其言凜凜矣。再補慶符。行詣京口。舟幾覆。有巨艘拯之。其人曰。如皋令君耶。以其徒拜檣下。曰。德公無以報。天乃假手於此。斯非自威之取效也哉。

機

天下事未有無機而濟者也。顧其用在速。緩則膠。信陽高鉄溪先生嘗判鎮遠洞夷。有相仇者。守使判輯之。不服。判乘夜徙居他山。空設其供帳故所。質明往卧。榻已碎。

判乃從容束帶出帳前。議和事。夷覘而神之。盡服。嘉靖間。景藩由豫章之國。大瑞索輓夫。不如數。不得去。有司患之。按察王先生宗沐曰。是驂可給走耳。乃陽啖以夫直。陰令衛師挽王舟。從舟不得緩。逡巡去。有司省費千計。先是王主事行部霸州。惡少七人殺越人于貨。而一人逸。至京。為緹騎所捕。其六人亦相繼覺。有左驗矣。會械送對簿。先一人復跳而逸。獄久不決。有旨切責理官急。即中仰屋嘆。移疾卧閣耳。先生攝郎事。即白元輔夏公抵曹。命一隸衣敝絮而伏墀左。趣召六人。墀右伏。厲聲曰。已獲。復何辭。六人見墀左者叩頭狀。相顧駭愕。盡吐情實。獄始具。此其機發於心。湊於手。即兩先生有不得而自主者。稍稍淹留。人未有不洩之者也。何也。機之用活。緩則死。故曰緩則膠。

殺

王敬所先生嘗語鄧文潔。子謂□不可殺耶。文潔未及對。王瞠目搖首曰。□可殺也。我畏彼。彼亦畏我。及是時日。討軍士而訓之。阜其財求利其器械。自度可戰。因以卻市挑之。少有次。且執義以往。雖犂庭掃穴。豈難事哉。當是時。俺酋新款。王以刑部侍郎閱視宣大山。西諸邊。常為圖說以進。大要謂撫守戰三者提衡同。而三鎮形勢異。

宣府撫七而戰三大同守一而戰九山西撫三而守七其意要以戰為主此非明於彼我之數而熟識險易之形我畏彼彼亦畏我猶是從旁說砭矣或云閱邊之遣大臣自王先生始

畏寒

生小怯冷然不如其畏熱五十後常取時壺煨手稍去之輒拳縮不肯展而兩足湯湯然即隆冬不用火具六十而後絮襪綿帶猶不勝其寒燥之以火亦不勝必使人以手溫之移時乃得數晷之熱應是水下而火上水枯而火炎也火炎而不降水枯而不勝上下不交潮汐不信生理滅人道息矣吾每正襟危坐不知其俯有時而睡其斯之故歟

江陵

江陵既秉政上六事內有飭武備一款伏乞勅下戎政大臣申嚴軍政設法訓練每歲或間歲季冬農隙之時恭請聖駕親臨校閱以試將官之能否以觀軍士之勇怯上然之將大閱科臣駱問禮嘗之曰大閱古禮非今時所急不必仰煩聖駕親臨又曰伏乞先其所急留神萬幾以勵庶職又曰譽端宜防巡幸宜謹蓋隱然與正府抗

而江陵弗罪也。且曰。始以為可行而行之。繼以為當止而止之。誠便國家。輔臣與科臣之言何擇乎。如此心事。猶謂江陵偏無大臣之度者何也。

邊賞

邊功論賞。當先將士。就使主議者發縱指視。允為功人。亦不得與推堅陷陣比。江陵在政府。遠左大捷。擬票恩加。必以將士為首。其時該鎮諸臣。首叙總兵。恩賚獨厚。雖總督巡撫。身在地方。親理戎事者。亦視之有差。此真宰相之事。不易之論也。武夫力而獲諸原。書生坐而專其利。夫誰堪之。江陵辭恩疏云。皇上以大捷告廟。自引冲年涼德。必以成功歸之祖宗列聖。夫以皇上之明聖。猶不肯自以為能。臣等何知。乃敢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且閣臣以邊功受賞。亦自近時有之。非吾祖宗盛德事。妙哉謹言。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耳入

錫山六和院僧洞明主之。其人耳根圓利。蕉園乘坐。便可吐析一乘。如觀掌上。罽摩羅菓。往見三際亦爾。際二歲失明。經律論三藏之文。皆從耳入。還從口出。未嘗錯一字。後居練水清涼僧舍。漸曉波畫人。或問之。輒曰。其義當如此。

王世周

王世周談際都不及李長吉。心實好之。故是巧持門戶人。王開美客茗紀遊。便欲破垣而出。

天竹

盆中天竹。阨於牧而盡。雖藥不復長。計五年矣。有教某植之土者。屢沃不花。長亦不踰尺。或云不取沃。如法輒茂。星丸累累。光瑩鮮碩。不受氛滓。嗟乎。既折不害。又辭腴而就瘠。南方花木。性故有如是耶。尚覓嵇含疏考之。往歲嘗乞金錢于顧附巢。云隸竹譜。知卉木之挺而直者皆竹也。天竹色丹渥丹。盛明之象也。於方為南。天之正位。名曰天竹。將謂是歟。

許媼

許媼者。能釀白漿相貽。又能儲一醕待給。醕耳盡缺。其意不厭。當年白衣人。邂逅間。何得便了一局。

周泰叔

葉先生雲嶼嘗語某。吾幼壻佳。幼壻周泰叔也。往讀泰叔試義。謂有擒刺。都不自旁。

門入。雖復落落將必售。泰叔見某近草。云是一步一迴首尾一筆。

孟夫人

孟母葉夫人。賢母也。性好文史。能為五言七律。吐音韶麗。有作者之風。然意頗矜秘。嘗一見之王世周許。不下數十章。朗朗可誦。夫人所居度潔。多異徵。嘗注水給洗。水中忽現梅菊水仙相。花葉宛然。經宿不散。夫人喜。祝曰。為吾見者。願見蓮花。質明有蓮花半粧如畫。經宿亦如之。嚴誠侍兒勿洩。女仲歸寧。為某說如此。仲卒。夫人哭之慟。對二遺。輒嗚咽不勝。今日聞夫人召爾彰侍寢。覺五內俱貼。昔陶周望幼喪母。嘗詣趙端肅。端肅為設飲食。入內屬尹夫人主之。夫人摩周望頂。□□小去母獨從父遊良苦。夜寒誰為覆被者。不致□□□□悽惻計。爾彰侍夫人寧獨安。□郎鄭母晝荻之事。將□有聞焉。

冰壺

擁絮透冷。覺翎片霜花將封瓦縫。又殘月映幃。直欲排空而入。窺觀天際。始識冰壺。

鄧文潔

鄧文潔善病。善養生。嘗等世昇穀而欲逃之。自謂楚越肝膽矣。猶然我也。已在告。則

甘不能而置之。托迹僧房。亦罔習禪定。若起若卧。惟意所適。乃恍然見其端倪而未
有以證也。每誦斯語。輒思徐聲遠詩。空齋無長物。併欲去蒲團。

許元倩

夜與元倩仲嘉僧孺語。意頗忽忽。不復能另闢一境以相娛樂。杯巡之際。如了成局。
元倩又言。月冷房空。政賴女孫婉慧。以消寂寞。天又奪之。某亦相視悽咽。昔香山居
士。見龜兒解吟。臘子裁服。故是人生佳味。後成涕泣。乃形之篇咏。至謂女兒不須多
能。又金鑾子猶是懷抱間物。既歿三年。香山見其乳母而涓涕。彼何人哉。

未見此人

譚公亮將有疾。念念不忘吳在大。徐思曠每諄諄言之。深以不得一見為恨。尊賢而不
能容衆。於今世未見此人。然在大之沉毅多燕。趙慷慨之風。思曠之清純絕無有學
有養之氣。於今世亦未見此人也。

萬情

窮愁入詩則工。醜獍入畫則肖。乖戾入傳記則奇。是故世界合而知缺陷。萬情合而
知不平。香山之詩。謂之俗。不知窮也。獻佞之文。謂之不肖。不名其醜也。庸庸十指。許

大氣力。乃欲翻缺陷之案。強貌全人。其孰定之哉。

夢

天宇四垂。如藍色錦。五雲飛湊。浮昱如水淪連。如雉子斑斑。時有白霞如點雪。如屯絮界五色。中虛丈許。其藍特異。如鋪翡翠。如空青潑。三星綴之。如夜明沙。如初夜長庚。英刺人眼。又南折可二十丈。明月空懸。如梨花春半溶溶。如秋中露下。光濕空際。男女列拜于庭。某亦仰睇周視。如天水動搖。久之不滅。自詫吾眼忽開。便得未有。既覺。如吸上池水。肝肺盡涼。知其在夢。不欲醒。意將卜之。且否否。不如住境。雖然。猶恐習而不知其異也。甲寅十一月二十一日。五鼓半環。政從屋梁墮。冷徹四壁。

清貧

貧則清。則人清之矣。惡乎貧。知希則貴。則人貴之矣。惡乎希。夫夫非驚清而求貧。欲貴而却知者也。竟于不貧而人咸知之。是故安分之人。常羸出位之思。必辱。

倖名

履其事者。集其名。故有履之而不名者矣。櫻其害者。食其利。未有櫻之而不利者也。是故造化靳名。未嘗靳利。倖利者存。倖名者絕。

徐文長

徐文長小時與張氏子同巷里無一日不三四至竹馬兩襪一趣而到門自屋畔庵左抵衛署右衢數百步間風塵縷縷昏一巷皆文長與數童子所蹴踏也張母獨憐之至則啖以粬粒餵饒或出果餌入袖中戲劇而蓬垢則為櫛沐綻為針紉漸熨不憚細瑣而張母家故將軍也文長時備戎物或弄劍槊引弓相與牽樞馬不轡而馳且射衛墀道中超臺級至墮跌損壞母終愛之不色愠亦不甚禁詬兩兒子意若期以濶遠不屑屑事兒女箱束此等文字幾入鬼道却妙甚命倩急取佳箋錄之然不令兩孫見也昔莒州公故有慧兒舞象之年輒好會真傳公語朱夫人將束之夫人笑曰恐不解安用束公默然

易地則慕

山人集多名爵僧集多名人未嘗名爵慕山人名人慕僧也雖然今之執扇多畫寒林雪竹易地則慕故誠有之

純常

負日者忘其腹向火者遺其背此補救之術非純常之政也重綿而居溫徹四體無

陰陽之患其孰能易之。故曰王道平平。狐裘貂帽以為觀而民始苦寒矣。

時大彬

時大彬之物如名窑寶刀不可使滿天下。使滿天下必不佳。古今名手積意發憤一二為而已矣。時大彬為人埴多袖手觀奕意嘗不欲使人物色之。如避租吏惟恐匿影不深。吾是以知其必傳。雖然偃蹇已甚。壺將去之。黃商隱曰。時氏之埴出火得八九焉。今不能二三。蓋壺去之矣。故夫名者身後之儔。不可以先。不可以盡。吾友鄭君約之塑也。曇陽死之。夫先與盡猶不可。況其有兼之者哉。悲夫。

破躁

有徐行雨中者。人或遲之。答曰。前途政雨。此破躁之藥。而聞者以為可笑也。蘇子瞻舟淺江灘。作書不輟。殆是雨中徐行者耶。

文人

近世文人好訕濟南。多拾其一二險句累辭。轉相口語。如昔人言楊子雲以艱深之辭。文其淺易之意。政不知能言楊子雲者必真見子雲之為淺為易。歷歷可揭示人。而又自能滔滔汨汨。不艱不深。以成一家之言。可以俟後之作者而不惑。然使後世